



毕加索
达尔文
凡高
罗斯福
林肯
歌德
海明威
高尔基
朱可夫
居里夫人

诺贝尔
莱特兄弟
贝多芬
泰戈尔
拿破仑
巴顿

新编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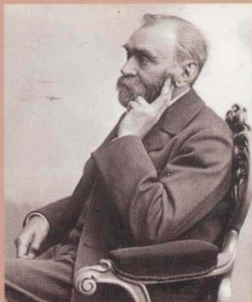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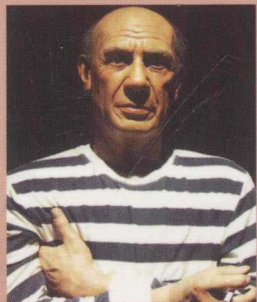
21世纪

世界名人

传记

我以为，读传记很像到外国旅行。你到了一个与你自己的国家很不相同的国家，你了解了一些那里的生活方式和语言，你的生活就因这种经历而改变了。

——萧伯纳



内蒙古文化出版社

JINTOUNAOCONGSHU

金头脑丛书

世界名人传记

(四)

潘焕强 编著

④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



足的进步，他的长诗《诗人的故事》发表在当时很有影响的文学杂志《婆罗蒂》上，又被一个热心的朋友拿到出版社去出版了单行本。

这是泰戈尔第一部印成了单行本的作品。但由于它还不成熟，销量也并不好，在书店里形成了积压。

在那个时代，文学创作并不被大家当成职业，为了让泰戈尔有更多的发展机会，当法官的二哥决定把泰戈尔送到英国去深造。

去英国之前，泰戈尔住到了二哥的一个朋友家里。二哥给他找了一个刚从英国回来的女孩爱娜做他的家庭教师，教他一些英语的口语和日常礼仪。

爱娜长得十分标致，很有文化修养。她听说泰戈尔是一个小诗人，就非常欣赏他。她让泰戈尔给自己取一个名字，泰戈尔便给她取名“纳莉妮”，这是《诗人的故事》中的女主人公的名字，由此也可以看出泰戈尔对爱娜的喜爱之情。

泰戈尔还用激昂的曲调给爱娜唱自己的诗。爱娜听完后说：“诗人，我想，假如我躺在临终的床榻上，你的歌声也能让我起死回生。”

两个月的相处，使两人相互产生了真挚的感情。爱娜比泰戈尔大几岁，比他成熟，她常常有意无意地向泰



戈尔表露自己的爱意。有时候她悄悄地从背后走来，蒙住了泰戈尔的眼睛；有时则抓住泰戈尔的手，用劲拉他，然后突然放手，倒在他的怀里。而泰戈尔总是在她的这些举动面前手足无措。

有一天，在教英国人生活举止的礼节时，爱娜告诉泰戈尔，能偷到正在熟睡的女人的手套的人，就有权吻她。

午休的时候，爱娜躺在安乐椅上，当着泰戈尔的面睡着了，手套搁在一边。泰戈尔明白爱娜的意思，但他还是鼓不起勇气拿走爱娜的手套。

爱娜睁开眼，向自己的手套飞快地瞥了一眼，发现它们原封不动地放在那里，谁也没有动过，不由得大失所望。

爱娜是爱泰戈尔的，而泰戈尔不过是个羞涩的少年罢了，当时还没具备领悟爱情的能力。

泰戈尔在暮年时期，经常以十分深情和十分尊敬的口吻提到爱娜。他在回忆录中写道：

“有些年头，在家乡，一些奇异的鸟儿飞来，在我们那棵榕树上筑巢。我还没有很好地学会它们展翅的舞姿，它们就飞回去了，但它们是带着遥远森林里的异常奇特和迷人的音乐飞来的。同样，在我们的生活旅程



中，不知从什么陌生的方向飘然而至的女神，向我们倾诉自己心灵的话语，开拓我们心灵力量的界限。她不经召唤而来，最后当我们开始召唤她时，她却消失得无影无踪了。但是，她走时，已在我枯燥的经纬线上，绣上了瑰丽的花边，使我单调的日夜充满了幸福。”

1878年9月22日，17岁的泰戈尔辞别了亲人与故土，踏上了远赴英国的轮船。根据家人的安排，泰戈尔被安插到伦敦大学学法律，以便回国后当律师。接待他的老师一看见他，不禁脱口赞道：“好帅的小伙子呀！”

这里的学生对他也很好，常常不声不响地往他的口袋里塞桔子和苹果，然后就跑开了。



尽管如此，泰戈尔依然感到了在异乡的孤单。他常常坐在窗前，看着房前树上的叶子落下来，感到砭人肌骨的寒冷。

过了一段时间，泰戈尔才慢慢地习惯了伦敦的生活。他请了一个家庭教师教他拉丁文，这个人裹在旧衣服里瘦削憔悴的身子，好像还不如光秃秃的树能抗住冬天的严寒。

这位教师是一个思想者，当时正在研究一种理论，他忙于证明自己的观念，以致于家里的日子都过不下去了，妻子、女儿常常责怪他。

他给泰戈尔上课的时候，讲着讲着会突然扯到他的理论上去。泰戈尔了解了他的情况，非常同情他，不仅





没有责怪他，反而常常和他一起讨论他的理论。

有时候，他的眼睛茫然失神，好似被什么重担压垮了似的，拉丁文课也没法上下去了。尽管这样，泰戈尔也没能忍心辞退他。

授课期结束了。临行前一天晚上，泰戈尔把报酬交给他，他可怜巴巴地说：“我什么也没有做，只是浪费了你的时间，我不能收你的钱。”

泰戈尔费尽口舌，他才把钱收下了。

这个人给泰戈尔留下了值得尊敬的印象。还有两个事例也令泰戈尔对英国老百姓肃然起敬。

有一天泰戈尔路过一条大街，看见一个男人站在路边，破靴子露出了脚指头，半敞着胸膛，也许是因为当时英国严禁乞讨，所以他没有开口，只是抬起头来看了泰戈尔一会儿，泰戈尔就给了他一块金币。

大概是泰戈尔给他的钱超出了他的企望，泰戈尔还没走几步，他就追上来，对泰戈尔说：“先生，你弄错了，给了我一块金币。”

还有一次在车站，一个脚夫帮泰戈尔把行李送到站外的马车上，由于当时没带零钱，泰戈尔就给了他一枚两个半先令的硬币，先令是英国的货币单位，一先令相当于12便士。



过了一会儿，脚夫从后面追上来了，一边跑一边大叫车夫停车。泰戈尔以为他想敲自己的竹杠，可马车停稳后，脚夫说：“先生，你一定是错把两先令六便士的硬币当成一个便士了！”

泰戈尔感动不已。

当然，也不能说泰戈尔在英国就没有受到过挫折。他和一位英国寡妇的交往，就给他留下了苦涩的记忆。

这位英国寡妇的丈夫曾在印度担任高级官员。丈夫的一位印度朋友写了首英文哀歌悼念他，并且指出，哀歌要用印度曲调唱才能听出效果。

寡妇就四处找印度人，结果找到了泰戈尔。泰戈尔推托不掉，就唱了一遍。寡妇听了，认为很好。可泰戈尔臊得脸都红了，他自己觉得歌词跟曲调配合起来，简直糟透了。

以后泰戈尔又常常在各种社交场合见到这位寡妇，每次见到她，她都要让泰戈尔唱这首歌给在场的朋友听，每当她从口袋里掏出那不祥的歌曲，泰戈尔就觉得头皮发麻，耳朵里轰轰作响，但不得不低着头，硬着头皮唱。

唱完以后，在场的人一边极力压住窃笑，一边异口同声地说：“唉呀，真妙啊！太感谢您了。”



寡妇在一边洋洋得意，而泰戈尔则出了一身冷汗。

以后，泰戈尔总是尽力避免遇见这个寡妇。快要离开英国的时候，他突然收到了寡妇拍来的一个急电，让他到她家去一趟。想到临行前应该去道个别，泰戈尔就去了。

寡妇住在郊外，离伦敦还有一段路。泰戈尔下课后便直奔车站。那天天气糟透了，寒风刺骨，大雪纷飞。

泰戈尔上车后在火车上找了一个座位，开始读书。天已经黑了，车窗外什么也看不见。火车开一段儿停一下，旅客们则上上下下。泰戈尔完全沉浸到自己的书中去了，以致于火车开过了站，他都没有察觉。当泰戈尔开始醒悟过来的时候，火车已经超出很远了。

他只好在另一个站下车，把厚厚的大衣披在身上，坐在站台的一盏灯下，又开始读书。

半小时后，一列反方向的列车到站，泰戈尔才终于获救。

本来约定七点钟到，泰戈尔九点钟才到，吃晚饭时候早过了。女主人问他：“罗宾，怎么回事？你干什么去了？”

泰戈尔如实告诉她了。他本来希望主人端出晚饭给他吃，因为他从上午十点吃过饭离开家，到现在还没吃



东西，谁知这位驻印高官的寡妇只是说：“罗宾，喝杯茶吧。”

泰戈尔一向不喜欢喝茶，但那天满心指望茶能有助于缓和一点难忍的饥饿，便勉强吞下了一杯浓茶。

喝完茶，泰戈尔被让进了客厅。那里有几位上了年纪的女士，还有一位漂亮的美国姑娘，她和女主人的侄子订了婚。女主人的侄子陪着她。

“咱们跳一会舞吧！”女主人提议。这当然是为了方便那对刚订婚的恋人。

泰戈尔既没这个心情，也没这个力气。可是他性情太温顺，并没有提出异议。他饥肠辘辘地陪那几位垂垂老矣的夫人跳起了舞来。

舞会结束后，女主人打发一个仆人送泰戈尔到附近一家客店去住。泰戈尔心想，这下可以消灾降福了，在客店至少可以弄点吃的吧。

一到客店，泰戈尔就打听有没有吃的：“鱼肉、蔬菜，不管是冷的还是热的，什么都行。”

伙计告诉他，酒是应用尽有，可吃的一点儿也没有。泰戈尔绝望了，心想一睡解千愁吧！可终究是饿得没睡好。

第二天早上，寡妇派人去请泰戈尔吃早饭，早点全



是冷食，泰戈尔吃得只想吐出来。

早饭后，女主人告诉泰戈尔，请他来，是让他给一位女士唱歌，她生病了，不能起床，泰戈尔得对着她卧室的门给她唱“印度小夜曲”。

寡妇让泰戈尔站在楼梯口，指了指一扇紧闭的门，说：“她就在那里面。”

泰戈尔就面对着这扇门和门后的神秘主人唱开了。

回到伦敦后，泰戈尔生了一场病。这是他为自己的好心肠和温顺的性情付出的代价。

几个月后，即1880年2月，泰戈尔结束了他近一年半的异国生活，回到了印度故乡。后来在他的回忆录中，他这样总结自己的海外求学生涯：“我的大学只念了不长的时间，我对外国的认识差不多全是靠同人们的接触得来的。这不是学校式的读书，而是一面了解文学一面又接触人心。我去了外国，却并没有成为律师。”

脱颖而出的“诗神”

留学英国没有使泰戈尔成为律师，倒是让他在诗歌的道路上越走越远。他在英国就开始酝酿长篇抒情诗



《破碎的心》，回国后终于写完，诗中优美流畅的句子令人回肠荡气，在当时印度的年轻人中流传一时。

在英国，他还接触到了西方音乐，回家后，他结合印度音乐和西方音乐，创作了自己的第一部音乐剧《瓦尔米基天才》，并亲自扮演了主要角色，在家庭演出中获得了成功。

回家后，他住在哥哥的位于恒河岸边的别墅里。房子大而空，给泰戈尔提供了良好的沉思与想象的空间。

一天，他尝试在一块石板上写诗，这帮助他解放了自己。他意识到，过去所钟爱的诗稿本子，其实无形中对自己形成了束缚，因为用墨水写下来的东西似乎总要求中规中矩，而在石板上就自由多了。

“不要害怕！”石板像是在对泰戈尔说，“随意写吧，只要擦一下，一切就都抹去了！”

就这样，泰戈尔毫无顾忌地写了一两首诗，他感到胸膛里涌起一阵阵欣悦之情。

“我的诗终于是自己的了！”他在心里说。

享受着喜悦的第一阵浪头的冲击，他根本顾不上去管什么诗的格律，而是让自己的思想、情感和想象像溪水一样自由流淌。以前他一定会认为这么做是大逆不道，可是，现在他一点也没感到良心的责备。创新就得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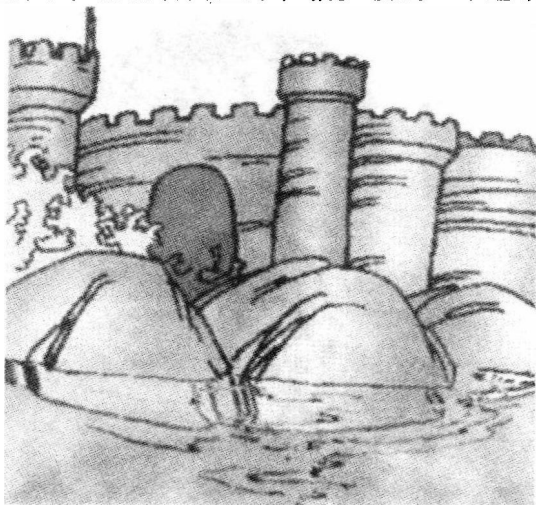
先打破条条框框。

他把这些离经叛道的诗念给一个诗友听，听完以后，诗友又惊又喜，认为这是一些杰作。有了朋友的认可，泰戈尔对自己更有信心了。

他又写了许多首诗，后来结集出版，这就是《暮歌集》，它标志着泰戈尔个人风格的形成。

恒河一带是印度自然风光优美的地区，泰戈尔常常和朋友们一起忘情地陶醉在自然的怀抱里。年老以后，他仍然记得其中的一次夜游。

一天傍晚，月光皎洁，他和几个朋友乘着一条小船溯卡罗那迪河而上。他们把小船停泊在乡村的一个古老的碉堡脚下，然后舍舟登岸，信步踱进一个整洁的农家





小院落。月光擦过院墙，洒到他们就座的地方，令人心醉。他们在那里吃光了带来的食品。在返航的路上，他们一任小船顺流漂去，夜色笼罩着寂静的丘陵丛林，在卡罗那迪河悄悄的流水上，倾泄着迷人的月光。过了很久很久，他们才漂流到了入海口处。他们没有从海路返回，而是下了小船，穿过沙滩，步行而归。此时正当深夜，悄无人迹，连海面上也没有一朵浪花，就是那些不肯停息的林中怪树也都安静下来，不再沙沙低语。沿着宽阔的沙滩，寂静的丛林投下一道阴影，夜空之下，环绕地平线的苍翠的群山都安然入睡了。

在无边无际的月光下，在深沉的静谧中，只有他们几个人踏着自己的影子，默默地走着。在到达住所的时





候，睡意早已迷失在更深的诗情里。那一夜，泰戈尔写的诗，也神秘地融进了那遥远的海边之夜：

让我沉没，沉没，沉没在午夜的黑暗深处。

不要抓紧我，大地啊，从你泥土的牢笼里释放我，使我解脱。

繁星啊，请从遥远的高空守望着我。

虽然你们已因畅饮月光而沉醉不醒。

无边的苍穹啊，请你展开双翼紧紧环抱我。

让这里没有歌曲，没有语言，没有声音，没有触摸，也没有睡眠和苏醒。

只有迷人的月光，如一阵狂喜的晕眩，笼罩着我，笼罩着夜空。

对于我，世界宛如一艘满载乘客的航船，在遥远的碧空里逐渐消失。船上的“水手之歌”也渐渐微弱，终于无声无息。

此刻，我自己正慢慢化作一个小颗粒，融入漫漫长夜的怀抱里。

在自然的陶冶下，泰戈尔迎来了他诗艺上的飞跃。

一天，薄暮时分，他在住宅的露台上散步。落日的



斜晕融进苍茫的暮色，给即将来临的黄昏增添了迥然不同的魅力。就连比邻的院墙也似乎变得妩媚了。泰戈尔自问，是不是黄昏的魔力揭去了笼罩在每天所见的、世界上那层平凡琐屑的伪装呢？不是！

刹那间，他明白了这是钻进他心灵的一种觉悟，是由黄昏产生的影响，不是世界变了，而是他的感受和心绪变了。

泰戈尔此时的感觉有点像佛家所说的“顿悟”。他猛然明白了点什么。

自那以后，他一次又一次地设法超越自我，试着用以旁观者的身份来观察世界，每次他都感受到了一种特殊的快感。

就这样，泰戈尔获得了一种更敏锐的洞察力，它一直伴随他度过终生。

从他的住处可以望见街尽头和对面教会小学校园里的树木，一天清晨，他偶然站在走廊上向那边眺望着：一轮红日正从对面绿树梢头冉冉升起。他凝眸注视，蓦地，好像遮着双眼的面幕落下了，他看见整个世界都沐浴在万道霞光中，美与欢乐的浪潮滚滚涌来，刹那间，霞光刺激了压在他心内的重重悲伤和沮丧，使他的胸中泛滥着一片光明。



就在那一天，泰戈尔的诗《瀑布的觉醒》宛如一条真正的瀑布，喷射出来，疾速成河地涌流着。诗写完了，但是泰戈尔对世界的美好感觉依然延续着。世界变了样，他感到世间没有一件东西是猥琐的，令人厌恶的。第二天发生的一件事在平时是难以想象的。

有那么一个怪人，他常来找泰戈尔，一来就问些傻话。有一天，他问泰戈尔：“先生，您可曾亲眼见过神？”

泰戈尔只好承认说没见过，他一听，就一本正经地告诉泰戈尔他见过。

“你看见的神是什么样子？”泰戈尔问。

他回答道：“他在我眼前喜洋洋地游来晃去。”

